

众里寻他千百度

□孔明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少时读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只觉得好玩，并不回味。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古今之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把第三境界指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此，我是理解，不理解，至少不完全理解。顺着词人亦云的套路去索解，并不尽如人意。王国维之解，当然高屋建瓴，但也只是一解，我宁愿把那句话说放回原词里去琢磨，去想象，去心领神会。

忽然就联系到辛弃疾的另一首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其中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就颇耐人寻味。赏心亭，顾名思义，登亭上，可赏心悦目也。心里只有风景，那当然赏心悦目了；心里不只有风景，那是否赏心悦目，就一言难尽了；心里别有怀抱，“先天下之忧而忧”，忧国忧民，那就与赏心悦目不沾边了。词家辛弃疾何许人也？上马将军，领得千军；下马文豪，笔扫千军。解甲归田，那等于跻身平民了。一个平民登临赏心亭上，他人瞥见，知他是谁？把个吴钩看了又看，什么意思？把个栏杆拍来拍去，能拍出花来？唉唉唉，伤心游子，游子伤心；山河破碎，如何安心？北望，国土沦丧；脚下，偏安一隅！“无人会，登临意”，那是怎样的痛彻心扉？又是怎样的感怀伤心？报国无门，哭都没眼泪了。

回到《青玉案·元夕》，辛弃疾应该是另一种心境、心情、心得。此中有美意，有禅意，也当有别意——别有怀抱，别有风情，

别有人生况味与感怀。各人的心思揣在各人的怀里，面对花灯夜，自然是各人的梦寐以求与期许了。“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多半人的倾诉对象应该在梦里。《诗》云：“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或许今夕夕夕，就要梦想成真呢！那是什么年代？那是宋王朝！没有短信，没有微信，只有鸿雁传书，却并非非传就能传了；就算能传，也未必能如愿以偿的。诚所谓“相思欲寄无从寄”，那怎么办呢？“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谁能解呢？大千世界，自有入解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灵默契了，不点也通得！元宵灯会，“那人”必来的；万头攒动，“那人”必在“众里”。痴眼不看花灯美，目光顾盼人堆里。“众里寻他千百度”，真急煞人也！心里千呼万唤，就是发不出声来；人声鼎沸，发声也是白费力气。人潮如海，渐渐潮退；灯火通明，渐渐熄灭。两颗心似一颗心，不约而同，“蓦然回首”，灯火阑珊了，双眼却发亮了：那亭亭玉立的不正是“那人”吗？那玉树临风的不正是“那人”吗？朝思暮想，几近痴心妄想，却天人感应，天随人愿了。往后呢？只能想象了！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爱情尤其是这样，两厢情愿才有诗情画意，一拍即合才有入骨佳话，否则只能是李清照笔下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了。古往今来，一见钟情固美，却多半失之交臂；两厢情愿固好，却多半心愿不遂。咫尺

天涯，天涯咫尺，就算所爱之人住在对门、隔壁，听得见咯吱、咳嗽，也多半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有多难呢？可以想象——其实也不用不着想象。古代女子出行，本来就不方便，加上礼教束缚，其“难也”可想而知。曾几何时，一见而“爱人”？曾几何时，再见到“路人”？所谓的“爱人”“路人”，多半都是“闺中梦里人”，这便是人生的无奈复无奈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宋人李之仪的《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面对现实，纵然相思，也只能如此了。相形之下，稼轩词里的有情人应该该谢天谢地，起码他们同居一城，还有个元夕可以期待。心心相印而默契，借此元夕见上一面是有可能的。生活在宋代的男女，元夕应该是一见去相思的最佳时机。这是有词为证的，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去年之约，应是前年所约。前年何以相约？或者与《青玉案·元夕》里的情景如出一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见是见了，总要别吧？那就约定来年再见吧！“月上柳梢头，人约

黄昏后”，哈，一如所愿了。“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至于缘故，也只能想象了。

王实甫在《西厢记》里说：“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说得好哇，可实际上呢？真正“成眷属”的，只能算“幸运儿”了。纵观人世间的“幸运儿”是屈指可数的，不走运的如恒河沙数。基于此，“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还是蛮幸运的。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不独是夕是夜吧？自从相识后，冥冥之中，一直都是你寻我，我寻你。你是谁？住哪里？何年何月生？都不得而知。人在旅途，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使遇了，也未必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若遇的不是时候，遇的时间、地点都错误，那结果可想而知。强扭的瓜不甜，强求的果也是苦果的时候居多。比较而言，心灵的寻觅更苦，苦不堪言几乎都不用想象，除非一个人没有真正爱过。爱，真

江城子·元宵

□春草

柳摇梅绽冰消融，燕低飞，莺啼娇。犹想往日，击鼓踩高跷。怨嗟顽疾节骚扰，弄巷里，静悄悄。

旷野芳菲涌春潮，李桃红，满芳草。绿水人家，霞蔚染画桥。暖树翠微光景好，晴川碧，浪涛涛。

春，一点点立起来

□宋扬

春是一点点立起来的。

立春后，气温开始攀升。我所在的城市立春前的这一段日子虽已有微微暖意，但“新冠肺炎”的肆虐就像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让人挣扎不得。我们都停留在寒冷的冬，忘记了春天来了。春天似乎也惧惮了，它从温暖的被窝里探出头来一瞧，街道空空如也，公园空空如也，它打了一个冷颤，也畏缩地躺下去了。“从此雪消风软，梅花合让柳条新”的春何时才能重回大地？

窗前那棵老态龙钟的皂荚树依然悬着三三两两枯干的果实。皂荚曾经是绿色的铃铛，曾经在寒冬的风里像铃铛一样摇晃，发出风一样的碎响。此时，春风是它们的掘墓

人。已经没有任何一片叶子能为它们遮风挡雨。对皂荚而言，一丝风的袭击、一滴雨的侵扰，甚至一声鸟的细语都是致命的打击。除了秋天，谁会在乎一棵在另外三个季节其貌不扬的皂荚树？更不用说在过去的冬里，它卑微地缩在角落。它本就不算高大，光光的枝丫胡乱地举着。如果在乡村，这样干枯的树枝很容易被当作烧饭的柴火砍掉。它多像在这场瘟疫中瑟瑟发抖的我们。

挣扎的生命难逃时间的魔手，皂荚终是要掉落在地的，一如我脚下踩着的这一片片蓝花楹的叶子。我戴着口罩到小区门口的超市买生活必需品，那家小超市在最恐怖的日子也没有关门，为我们提供平价

的蔬菜和米面。一路“咔咔”走过，我猛地抬头，头顶上是那棵蓝花楹树。我惊恐而沮丧地杵在那里。这棵树，我曾在深秋初冬的阴霾里看到过、赞叹过。那时的它在一丛正簌簌掉叶的银杏树中是那样的清新可人，它脆生生的绿叶饱含了生命的血液。我曾经错误地以为：就算谢了花朵，蓝花楹绿绿的叶片也是永不会枯黄的呀。但现在，那些叶子就在我的脚下，叶子的每一声裂响都像在碾碎一个鲜活的生命！想起电视里那一串串令人惊悚的数字，想起那些被瘟疫带走的人，叶碎裂的声音让我窒息，让我欲哭无泪！

我的绿色草木理想国轰然崩塌，我仓皇而逃……

然而，立春的树叶却分明已经嗅到了春的气息。

又是一天，我戴着口罩去门口。那银杏树的绿是在不经意中跳入我的眼的。远望隐约只是一串串若有若无的绿的线条；我欣喜向前，能看出那绿的线条上有一点点微绿的个体；走到树下，扶住一根枝丫端详，才看出细小的叶片的形状。有的叶片已经具体而微，看得出是银杏叶的雏形；有的才冒出新芽，新芽蜷缩在一起，在试探春风、阳光和空气。

我像是得到神灵的某种暗示一样，快步往那棵皂荚树走去。我的皂荚树啊，你竟然被绿的颜料附着了淡淡的一层，那些嫩绿的生命又爬上了你满是褶皱的躯体。我的皂荚树啊，你烟云似的绿，驱散了我这些天来对生命的沮丧。这一刻，我的绿色王国又重新矗立了起来。

原来，一切生命都不会在苦难中消灭的啊。我仿佛看见，春一点点地立起来了……

去疫 王栋 摄



愿英雄都能平安归来

□徐祯霞

谁人不是一血肉之躯？谁人不是一父母生养？谁人没有儿女情长？

明知是刀山，偏向刀山行明知是火海，却甘愿以身赴火用一腔大爱谱写生命的壮歌把一个“人”字写得酣畅淋漓

在势如洪水的疫情面前你毅然决然奔赴灾区一线挥洒出一腔豪情与爱心誓与冠状病毒决一死战

你是承载生命的白衣天使你是赴汤蹈火的救援人士你是万死不辞的专业医疗队你是冒死前行的新闻记者生可以气宇轩扬轰轰烈烈死可以义无反顾惊天动地

哦，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流血没有炮火喧天却时时把死亡的气息闻见

急国家之所急忧民众之所忧永远有英雄的本色和担当英雄永远是高举火炬的勇士英雄永远是飞蛾扑火的生灵

灾难当前，为救国民为救武汉中华大地涌现出无数好儿女

割袍断袖者，逆风而行把担心和牵挂留给亲人把大爱无疆奉献给国民

英雄让人敬重更让人仰视你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而你却在国民危难之际挺起钢铁般坚硬的脊梁勇把共和国高高地举起

渡尽劫波必定浴火重生道一声“可敬的英雄”愿你平安，愿你珍重愿你归来依然风度翩翩神采飞扬

最好的美颜

□范源

在这个特殊日子里口罩，始终和我如影随形是我最好的美颜是我最美的装饰你微笑着，直面风霜严寒是“长岭”上一抹抹耀眼的绿色承载着对社会和别人的承诺托举着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

构筑那坚不可摧的防护网格

在这个播种希望的日子里你是一道守护健康的关隘犹如一座座钢铁熔铸的屏障镌刻着承诺和誓言

在这个新春气息浓郁的日子里走进厂区，来到社区你在每个人脸上与一个个流动的身影相伴隔离我们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蔓延肆虐的病毒我们携手共克时艰

在这个即将迎来曙光的日子我们用特殊的美颜照亮黎明前黑暗的时日还有那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勇往前行的稳健步子这个跃动的美颜符号使我始终坚信冬天，再冷也渐渐会结束春天，再迟也终将会到来

年画

□高鸿

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对年的记忆色彩是浓重的。那时候物资匮乏，家徒四壁，谁比谁都强不了多少，唯一可以区别的便是家里墙上的装饰了。一般来说，无论房子多么破烂，里面都会收拾得像模像样，特别是到了过年的时候，进入腊月后便开始忙碌了。男孩子除了拾干柴，还要挖白土。白土在距家三十多里的沟里，因为沉，一个人也背不了多少。回来后把屋子打扫干净，白土稀释后均匀地涂在墙上，待干燥后屋里一下子会亮堂许多。后来我在陶瓷厂参加工作，才弄清那些白土就是高岭土，可烧制瓷器。墙面粉饰一新后需张贴年画，这样才会有年的气息。

最初的时候，年画只有新华书店有，多是一些领袖像或八大样板戏的剧照，色彩鲜艳，形式单一；后来渐渐有了明星照，一张比一张亮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古典戏剧及杨柳青年画进入市场，年画变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可挑选的余地也越来越大。大概因为我自幼喜欢美术，对年画的期待比其他人更强烈，因此每到过年时最期待的不是好吃的和新衣服，而是父亲能买回什么样的年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能随父亲赶集了，集市上的年画很丰富，整整齐齐挂了一排，令人目不暇接，爱不释手。可惜因为资金有限，一张年画动辄一两角，有的四条屏甚至七八角，面对花花绿绿的年画，我只能挑选其中的几样回去，觉得非常遗憾。大年

初一，家家户户要拜年，我最感兴趣的是看人家墙上的年画，遇到特别好看的就会驻足良久，反复询问从哪里买的。那时候，农村人的锅灶与卧室都在一间房里，一年下来年画便被熏黄熏黑了，扫屋的时候揭下来扔掉，换上新的。有些人家里熏得不太厉害，年画揭下来后只是微微泛黄，就问我要不要？我当然喜欢，渐渐便收藏了许多旧年画，没事的时候拿出来观摩，寻思着自己为何不能临摹一幅呢？

我从小喜欢画画，没有纸就地上画。村人发现后让我画窗花、画橱柜，我乐此不疲，每到过年的时候忙得不亦乐乎。因为画窗花，我积攒了一些颜料，于是便在保存比较好的年画背面开始画，无师自通，居然画得有模有样，得到家人的认可。我将自己画的年画贴在墙上，前来拜年的人大吃一惊，都说画得跟买的似的，太好了！受此鼓舞，我夜以继日地画，技法也越来越娴熟，画的年画你不说，别人很难分辨出真假。这样以来，每年一进入腊月我便开始忙碌了。

因为白天要砍柴、放牛，画画的时间只有晚上。放牛时我带着钢笔墨水，在本子上画连环画，《西游记》《西厢记》《红楼梦》，晚上回来后趴在炕上画年画。家里穷，没有炕桌，也没有一块可以供我画画的木板，我只能跪着或趴着，一夜下来，脸都是肿的。趴在炕上的另一个原因是暖和。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家徒四壁，四面透风，又没有火炉，到了冬季屋里比外面暖不了多少，水缸里常常结一层冰。

冬夜漫漫，母亲常常在上半夜时陪着我。记忆中她永远有做不完的针线活，特别是进入腊月，每个孩子的衣服都需要拆洗一遍，重新缝制。午夜过后母亲困了，让我也早点休息，我应承着，手里却停不下来。下半夜土炕的温度渐渐消失，用来洗笔的水结成了冰块，我裹着被子坚持画完，发现已东方破晓，身体像散了架，看着挂在墙上的作品却兴奋得睡不着。这个时候母亲已经起来，准备做饭。做饭前她先抱一些玉米秸秆把炕烘热，我便在这暖烘烘的土炕上睡着了。睡梦中墙上的那些人物动了起来，感谢我赋予他

们新的生命。我心潮澎湃，兴奋莫名……

高考落榜后，我凭着绘画手艺成了一名油匠，走街串巷画柜子。柜子上多画的是牡丹、莲花等花鸟，也有山水风景，色彩艳丽，深受欢迎。随着时代变迁，老式柜子逐渐淘汰，时兴的新式家具都是木纹。画木纹前需要把家具表面处理平整，涂上配好的调和漆，待干燥后用哈巴粉调色，用毛笔勾出木纹形状，然后用排笔根据木纹的特性扫出纹理，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木纹干燥后罩上清漆，工序就完成了。闲暇之时，我还会画一些年画，随着条件好转，可以用整张的道林纸和宣纸，买整盒的国画颜料了，用笔填色讲究了许多，有时一张画下来会耗时几天，如“三英战吕布”“霸王别姬”等，画年画的目的也不仅仅是贴在家里，经常会参加一些美术展并获奖，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后来听说延安有一家陶瓷厂招聘美工，我带着自己的作品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厂里的一名临时工。

那时想跳出农门是十分艰难的，一道户籍便是天堑，无法逾越，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硬是凭着自己的坚韧和努力，从一名临时工干到车间主任，后来又被提拔为技术副厂长，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工艺美术生涯，并被评为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多年以后，虽然我从事的职业与美术无关，但还是应感谢当初的那些年画，作为敲门砖，它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让我不再重复父辈的生活。



书法 张羽作